故乡的水

薛海春

故乡在川口，黄河一渡口。一步跨两省，一眼望三县。它是秦地吴堡、佳县和晋地临县相交处黄河西岸的一个口岸。相传四千多年以前大禹治水“凿龙门，疏九河，劈孟山，收壶口”时和爱妻娇女在此憩息，有意留下这一个三江渡口，也是民歌中唱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个艄公把船搬”中的一个弯道口岸。偏偏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率军东渡时，也选准了这个口岸，有的地图区乡不标，这个口岸必标，因此我们村也就远近闻名。

人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许是与水有缘，我生在水边，长在水边，儿时就听奶奶说我是水命，及至长大成人才听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我不敢妄谈“见仁”、见智”，但天性爱水，对水的爱恋是发自积淀已久的心的底蕴的，几乎从十月怀胎，我就生存在这咆哮奔腾、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尽管黄河水不如长江水那样清彻秀丽，但是它那种恢宏、雄壮、奇险、深邃的气度，几乎已溶入我的血液，和我的生命息息相关了。至今我不曾忘记儿时在黄河岸边戏水，一头栽进，不见踪影，被父亲揪着脑壳救起侥幸存活的惊险而酸楚的情景。工作之后，仍然怀着对水的那种执拗的情愫，先后浏览过长江、珠江、湘江、松花江，以及勃海、南海，可以说，我对水的爱恋，由朦胧直至达到痴迷，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可无论它们如何雄、险、奇、秀、清、幽、静、秘，在我的记忆中也只不过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而故乡的水则不同，它象我心中埋下的一颗生根发芽的种子，永远萌动，永不忘怀，我为它那樯倾楫摧，浊浪排空的威势，感叹不已，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决不是敝帚自珍，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发源于黄河沿岸，给人类带来文明昌盛的象征，它孕育着母亲的爱，孕育着民族的根。

黄河，故乡的河，它流过荒古的北京人时代，流过野蛮的奴隶社会，流过落后的封建社会，流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它把几千年的水纹图绘在两岸无数的峭壁之上，它把几千年的历史刻制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心灵之中，它决不是一条害河，而是一条爱河，如果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村，也就没有了我。我们村，三十年代就是红区，抗日时期，八路军的一个炸弹厂、一个纺织厂就设在我们村，物资靠黄河渡口往来运送，贺老总在我们村住的时间最长，现在年长的老人一提起贺老总，便谈笑风生，好象年轻了一样。象奶奶讲述的那种“斗地主、拉豪绅”的情景，我根本没有见过，而在我的记忆中，黄河是勇猛的，灿烂的，雄伟的，壮丽的。

春天，它象刚刚苏醒的小伙子，蕴含着无人知晓的秘密和难以形容的壮阔，玉关九转，拍岸吞峰，飞流直下，虎啸雷鸣，日夜召唤着人们，好象说“一岁年纪一岁心”，“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村的父老乡亲，除耕种一点点口粮田外，都靠这条河维生。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一般都出远门，搞航运，挣大钱去了，中年人一般守着家门，做点生意，靠摆渡挣几个小钱，老人妇女一般都提着篮儿，等在岸边，船一靠岸，给旅客送点吃喝，增加一点收入，我小时候也常跟父亲跑前跑后，晚上回家把搭褡里的钱币往土炕上一倒，犹如《一千零一夜》里的国王那样满足，那样富有。

夏天，它象成熟的壮汉，古铜色的身板浑黄浑黄，心怀壮阔，志气昂扬，汹涌澎湃，奔腾向前。我是最喜欢夏季的，三伏天，大人小孩，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在这黄泥水里尽情游荡，累了躺在沙滩上把滚烫的沙粒拥上赤裸裸的躯体，出一身热汗，格外爽快，比住进“星级宾馆”还舒服，每到这个季节，远近的人都跑到我们村来“沙浴”，既不花钱，又能治病。

秋天，它象捉摸不定的怪人，一夜流沙，缓急无定，纵横粗犷，喜怒无常。有时晴空万里，洪水猛至，有时大雨滂沱，却安然无恙，它受七个省份的自然雨量调节，它受黄河两岸人民治理控制。因而“靠水吃水”风险很大，我们村河滩地的庄稼早种早收，不然“立秋处暑”的大水就会象一头饥饿的猛兽把人们辛劳一年的果实一口吞掉。不过往往在这时，我们村的人就可以发点小财，将上游露天煤矿冲下来的煤块和水面上的浮柴捞住，可供一两年的燃料，讨厌的是，洪水季节，水井经常被淹，常常吃的是黄河的混水，虽经沉淀，水终是泛白不泛清，说来也怪，混水养人，男人英俊，女人俏丽，“米脂的女人，绥德的汉”可能就来源于此。

冬天，它象饱经风霜的老人，深谙世故，沉稳持重，理智澎湃，气度不凡。仍然有一种老当益壮、志在千里的豪气，两岸二尺厚的坚冰，洁白如玉，走上千军万马也不屑一顾，河水中小舟似的冰凌撕裂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汹涌的河水似沸腾了般猛烈翻滚，太阳出来给河水整个镀了一层辉煌的金黄色，使涌动的身姿幻化出无数丛白色的冰花。我们村的渡口船四季不停，就是在数九寒天，也同样运货渡人，这时你要是置身其中，能不感慨，能不动情，能不歌唱，能不欣狂？

故乡的水，是我生命的水，它赐于我力量，赐于我智慧，它仿佛是一副人生良药，无论谁见到它，无不产生灵感的沟通，无不产生追求的理想。要是过去不明显的话，分别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发现，水对我的感受是那么鲜灵，那么明快，那么清沏，那么光洁，它永远光滑，永远湿润，永远洁净，永远富有生机。

年味

张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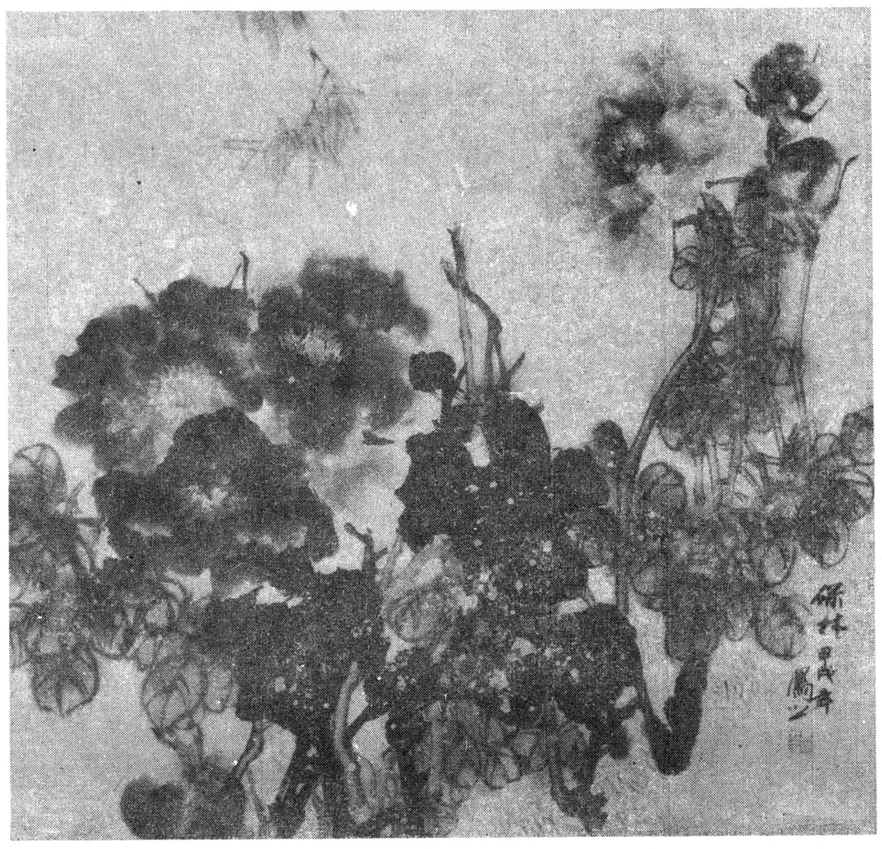
过年还有意思吗？从近来新闻媒介看这年还是能过的，各地节日市场供应品种多样，要啥有啥，咋能没意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从年初就“创意”个没停，热热闹闹地喧张过多少回了，咋能没意思？但偶然间我想到了“围城”这一经典之词，想进城的千方百计，想出城的百计千方。现在似乎再说“有钱人过年，穷人家过难”有点落后了，更现实的是不想过年又不得不过年。过年，这一传统而又古老的节日，到今天似乎已经成了“文明人”的负担，成了“物质文明”的副产品！

歌词唱的是“再也不能这样活”，似乎唱得蛮投入，吟唱者也众，但“这样活”还在继续。过年可否也来个“再也不能这样过”？不要把“年味”弄得充满“吃味、喝味、搓味、睡味、谝味……”；不要家家户户忙了各级政府也忙。我是倾向于“吃喝如平常，精神要过年”的，走亲访友也行，蜗居一处想心事也可以，总之不要累了自己烦别人，不要醉了上午又醉晚上。依我更事之后这多年的体味，“年味”是越来越无味了，越来越无聊了，越来越过的不是“年”了。

我们固然勤劳，但活得并不疲累，所以没有必要到春节才叙情谈理，平常不妨多动嘴、多动手。如果都把千言万语、深情思绪积攒到春节，我看该“热”的情也凉了，而说的叙的又不能三言两语，于是就要说废话、说空话。又加之这多年“官瘾”大发作，过年又成了想升官，想当官者的“好日子”，“廉不廉，看过年”的警语也夹杂到这气氛中来了。况“过年”之味，实在是“杂味”有八九，“防味”三五七。物质文明只给“过年”提供了好看的外包装，而为什么过年和怎样过年反而不重要了，反而成了副产品了。

这几年每回家，都要感受一回淳朴年味丧失的刺激，村子寂然无声，老年人建议村上买些鼓、铜锣器等，让有心人敲上一敲，但几年过去仍是寂然。我不敢说如今的过年贫乏，鸡鱼大肉和青菜谁家没有，但这“美食”能说明有“年味”吗？我认为过年要在“新”字上动点脑筋，不要思维定势几十年，吃好喝好就完事。就说节日饮食吧，红烧这红烧那，你不烦？豆腐能做几百种，我们难道就不想拿出自己的一种？这“年味”之所以一年不如一年，我看是人们太懒了，太缺乏情趣了，太没有创新性了，捉堆儿搓、喝，而又都例行公事般无所谓，到头来恐怕连“乏味”也体味不到了。

“年味年味，年年有味”，这是一个文化要求。从这个大局看，过年就是国民素质如何的一次考试了。怎样才能“年年有味”？答案也许就在国民素质年年都有提高上！



牡丹富贵（国画）　　马保林

胡杨（散文）

鹄子

重新认识绿色是在新疆的塔里木戈壁。

在内地，处处可以见到绿，对于绿色也就习以为常了。有时，对于绿也作过无病呻吟状，与女友在一起调侃，把“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句子读给她。朋友指着我的红格子衬衣戏曰：“岂不成了红男绿女么？！”玩笑归玩笑，其实，自己何曾怜过芳草呢？

到塔里木，洪荒的可畏与苍凉的悲壮震憾着人心，如果不来大漠，恐怕自己永远也难以认识绿，还有水、方向和朋友。这一切，对于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塔里木大漠浩翰无垠，天地相接，东西南北在这里一片空白，水没有一滴，绿没有一点，唯一的朋友是驮我跋涉的骆驼。曾怨都市人瀑，此时想起了许多朋友与那些反目的冤家，深深地体会到人不能失群和人与人之间那种情愫，好的，坏的。

大漠是可怕的。但，我是无畏无惧的。

骆驼驮着我向戈壁深处游去，骆背仿佛是一叶小船在这灰黄的大海行舟，头顶的天纯蓝纯蓝，无一丝云彩，象油漆刚刚涂过一样单调，戈壁除却蓝天灰地以外，吝啬的自然老人，不多给一点颜色。渴望多彩的世界，在这特殊的塔里木，首先想到是绿。绿，代表生命，象征希望，绿是七彩的皇后，绿是大自然的母亲，我渴望绿色。

似童话的魔方，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片绿云向我飘来，举起望远镜，前面是一片绿色的林子，千真万确。海上有蜃楼，戈壁也会有绿洲的折射？

整整六个小时，“沙漠之舟”才划进了这绿色的港湾，是一片树林，一片胡杨树林！我从驼背跳下，发疯地扑过去，紧紧地拥抱着胡杨树，亲吻着它的腰身，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叶片，在一棵老胡杨下久久地盘垣，慕绿、爱绿、怜绿之情齐涌心头，禁不住两行热泪潸潸落下。

胡杨是顽强的，胡杨是伟大的。因为它选择了这个世界艰难与困苦的地方！

它象猛士，不屈不挠地与大自然抗衡，面对险恶，敢于挑战，它的主干粗壮，树杈简练，铁绿的叶片，上像杨下像柳。胡杨树大多略比人高些，墩实有力，生长几十年的直挺挺，像年轻英武的将校，几百年的如一座铁塔，千儿八百岁的宛若假山。胡杨树生命一千年，枯萎之后，抗御风沙还要站立一千年，树倒之后，躺身戈壁，一千年后才会腐烂。

哦，胡杨树，三千年精神不朽！

塔里木的绿，是罕见的绿，这绿的罕少，便孕出一种不可战胜的强壮，胡杨绿给的不再是“怜芳草”式的卿卿我我。它催我启锚，再驾“沙漠之舟”向彼岸扬帆，寻找理想之绿。

人口

初红

1993年，马寅初先生获「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我们的夫妇
重男轻女
生了女的还要生男的
我们的夫妇
喜欢热闹
生了大的还要生小的
我们的夫妇
自讨苦吃
胖了孩子瘦了自己
我们的夫妇
不懂家教
女孩是小公主
男孩是小皇帝
我们的人口
越生越多
马上就要膨胀到十二亿
我们的包袱
越背越重
上学挤就业挤住房挤坐
车挤
面对今日的人口危机
我剪不断理不清
纷乱而沉重的思绪——
假如三十多年前
我们正视了
马寅初关于「新人口论」
的忧虑……

“朱鹮杯”
纪实文学有奖征文
秦洋公司协办

门槛（小说）

李亚东

小D刚从大学分到单位时，吃了门槛的大亏。

这单位也怪，每个办公室门口都有高半尺左右的门槛。进进出出，小D有两次崴了脚脖子，三次撞了脚指头，一次最严重，摔了个狗吃屎，简直有辱斯文。

小D岂是等闲之辈！他奋笔疾书，万言改革建议书只用了三个晚上就拟好了。厚厚一迭三十多页。交给单位头头时，他头仰得挺高，差点又被门槛绊了个跟头。

这改革建议书的头一条就是锯掉门槛。试问，如今改革开放已成共识，你这里还竖着高高的门槛，让上门的客人，甚至还包括主人，一不留神就表演个“狗吃屎”，成何体统，你这不是保守是啥？不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是啥！

万言建议书送上去，小D就静候佳音。可是时间过去好几个月，建议书却泥牛入海，既没人找他垂询，那门槛也仍安安静静横着，时不时还给小D一点脸色。小D始而愤怒，继而牢骚，终而沉默了。

不但沉默，小D竟慢慢高兴起来。高兴得像故意地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这习惯让他拣了好几次饭菜票，拾了五六把钥匙。还有一次拣了一枚戒指，虽然后来证明是铜的，但谁能够断定小D以后不会拾到一枚纯金的呢？

更让小D深受教育的是，某次他在宿舍换衣服时，竟发现雪白的衬衣上，赫然卧着一只蟑螂，这让小D恶心了好几天。后来隔壁宿舍的老单身告诉小D，是因为他的宿舍没安门槛蟑螂从门缝里爬将进去的。而过去小D还直笑老单身的门槛哩，这不是报应是啥？

渐渐地，小D再也不吃门槛的亏了。他缓慢，但却稳重的从门槛上迈进迈出。以前那么讨厌的门槛，现在变得那么亲切。每次当他拣到一点玩意，或是看到领导同志温和，友好的笑脸时，他都要向门槛投去感激的一瞥。

那次，小D稳稳当当看报，突然听到“呀”的一声，就见新分来的大学生被门槛绊了个跟头，来了个嘴啃泥。小D听着大学生嘟嘟哝哝的咒骂门槛，他没有去扶哼哼呀呀的大学生，而是向他射去了非常厌恶的目光……

在年终的某次会上，小D十分谦虚，十分诚恳地请求单位领导：再把门槛加高两寸。

鸽阵（散文）

韩涛

周围尽是各单位高低不一，新旧不同的楼房。尽管这些楼房是一幢一幢的。但从我的窗口望去，就变成为一堵连绵无尽，密不透风的长墙。那长墙还竖着一排排的“梯子”，那当然是每幢楼房的层层阶梯了。

冬日的雪，已下了两场。早起铺天盖地，可只是一小会儿。接着是天地万物悄无声息地凝滞。没有风，天也亮了许多。我站在窗口，看那些楼群，看那些只有枝干没有叶子的树木。那时，一种死寂的氛围令人有些窒息。

忽然，有20来只鸽子，各色不同的鸽子，有带哨子的，有未带哨子的。象经过了专门训练一样，从一幢楼舍的那一座阳台上飞出，接着飞过高而长的墙，翔舞在铅灰色的空中。它们飞得那样自如，那样轻捷，那样熟练，忽上忽下，向上飞时一齐向上，向左飞去一齐向左。鸽群的飞翔，显然自有它们的阵势，就象古今战场作战，总是有一定的队列，有一定的阵势的。

它们在空中划出瞬间即逝的直线、曲线，在这些楼群侧和楼群上空划过，也使这原本不动，滞静着的楼群流动起来，便涌出一种动态美来！我知道，这是视角在物体因外因的因素起了变化，完全是视角错误所致。但这种现象却着实使自己近乎窒息的心胸得到了一种渴望的满足。

都市里是难得见到儿时乡村常见的那许许多多的鸟儿们的。只有这些人们饲养的鸽子，在它们“咕咕”地鸣叫和飞翔在空中时，才令人想起大自然的话题。

鸽阵自按鸽们的飞翔变化着，组合着。它们飞翔时展现的美，是一种群体之美。这美就有了广阔的含义，同春天万紫千红是一样的道理。

这20来只各色鸽子在飞翔时组成的鸽阵，反反复复，不停歇地在这冬雪停息之际，翱翔在我凝望的视野里，给人一种活跃，奋进，积极向上的美的享受！同样，也令自己体悟了鸽群组合成鸽阵以外的许多东西……

哦，鸽阵……

大自然撷趣

赵曼雪

夕阳

憋红了脸爬在西山
久久不愿落下
如那些蹒跚的老树
忙碌而饱满的身影

黄昏

一个神圣的约定
让那些风尘满面的人们
同时想到
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月亮

在天之舞台上
变换着忽胖忽瘦的体形
跳一出名为心事的舞剧

星

你是
夜的眼睛
看见的
是卸装后的人生

禹门雄风（散文）

薛永学

一场风，从年头吹到年末，从大西北吹到东海头。

这风起于何时？禹门为大禹所开，那么这风自那个时代开始便没有停止过，至今还在吹，从春吹到夏，夏吹到秋，秋吹到冬。

清爽温煦的春风与春水为伴，欢快地跃出禹门渡口，风轻水平，沙水一色，镶金镀银，黄河西岸桃红似火，柳色如玉，这春色撩拨得人如狂如痴似醉似梦，一年一度的桃花汛总让人精神振奋遐思无限，因为吹化河冰吹绿河岸的春风，不是东南风，而是从禹门吹来的西北风。

夏风雄劲湿润，驱赶着掩遮大地的燥热。站在禹门侧畔，当风披襟，烦暑消解，神清气旺，不禁感叹：快哉此风！

这风吹得花儿结果，果儿硕大，庄稼孕籽，籽粒饱满。六月是夏收的季节。小麦熟了，禹门下游两岸，黄灿灿，金闪闪，与那金子样的河水浑然一色，整个世界金碧辉煌。

西北风，这从禹门峡谷中挟浪卷沙而来的禹门雄风，行了春事，又行夏事，而秋冬两季，西北风正当令，禹门雄风则是秋冬季风的一支劲旅。

禹门雄风是秋天的忠实信使。它吹得河水激荡黄沙漫卷，吹得草木庄稼五颜六色，那闪动着光泽的颜色，让人顿生凉意，呼啸的风声如同千军呐喊万马奔腾，宛似龙吟虎啸鲸奔波涌。但所有这些并不给人以冷漠萧条凄凉憔悴的感觉，倒让人生了悲壮雄奇的豪情，即是有一点忧伤意绪的人，听了这浩荡的风声，那种悲秋的情调也会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禹门秋风的境界原本是促人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

冬天来了，河水结冰，沙尘漫过冰层，留下道道波纹，黄河成了浩瀚流沙的海洋，那势头比真正的海洋似乎还要壮观些，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沙浪腾空而起，向着东南迤逦而疾驰。禹门雄风峭厉地呼啸着，如同激越的号角，雄壮的战歌，气势磅礴的乐章，它仿佛借天籁之声昭示着人们：春天就在前头，光明就在前头！禹门为大禹所开，这远古先民艰苦卓绝而又光耀万古的壮举告诉人们，只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便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跨越不了的险阻。禹门雄风一定是大禹对后人的遗言，教诲、嘱托和期望。

禹门雄风就是大禹的艰苦创业精神。

这风一吹便是几千年，大禹的精神代代传！

而今沐浴着禹门雄风的黄河两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禹门侧畔便是一座繁荣昌盛朝气蓬勃的新兴工业城市。时代发展，雄风依旧。由春而夏，由夏而秋，由秋而冬，从年头吹到年末，从大西北吹到东海头。

人生只有三天

●李岭

说什么千年万年，
说什么不老苍天，
其实人生只有三天，
昨天今天明天。
昨天已经暗淡，
今夜星光灿烂。
用我们生命的烈焰，
重塑一个辉煌的明天！

人生只有三天，
昨天今天明天，
昨天离我而去，
明天正在召唤。
抓住今天的机遇，
切莫彷徨偷闲。
用我们生命的烈焰，
重塑一个辉煌的明天！

一件连衣裙（小小说）

韩咏霞

小郭出差在外，公事办完突然记起妻子的 再三嘱咐：莫忘了捎连衣裙回家。

信步走进人头攒动的服装品批发市场，小郭的眼睛很快被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所吸引。

“那件连衣裙咋买？”

老板询声打量了小郭一眼，立刻笑盈盈地把那件连衣裙取下来，边抖落边嘴不停地说道：“小老弟，你可真有眼光，这是韩国进口的正宗乔其纱连衣裙，夏天时要卖250元一件，还相当抢手，我好歹留下一件样品……假如你真想要，瞧你识货的份上，算我今天‘放血’，就150元卖给你怎么样？”

小郭被老板的热情搞得怪不好意思，心想人家都主动“放血”了，咱还讨啥价。想到此小郭忙说：“行，给我包好。”

交了钱，打好包，小郭夹着连衣裙继续往前走。拐进了一家国营商店正东瞧西望，突然柜台里有件和刚买的一模一样的连衣群映入了小郭眼里，价格牌上醒目地标着：100元。

让营业员小姐取下那件连衣裙，悄悄地比了比，质地，花色，式样完全一致。小郭暗暗连呼“上当了！”一股被欺骗的感觉涌上心头。

连忙返回刚买连衣裙的老板面前，小郭要求退货，老板这回是笑脸变长脸，狠狠地说道：“你不懂规矩吗？钱货两清，概不退还！”小郭知道遇上了难缠的主儿，无奈只好去找市管人员主持公道。市管人员态度倒不错，只是摊开双手诉说道：“我们这儿是自由市场，像你这样的小事多着呢，我们能管得过来吗？何况你们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又不是被人逼着，咋管呢？”

听听，“周瑜打黄盖”也被用在这儿了！小郭想想也有道理，就权当花了50元钱买了个教训，好在妻子又不在跟前，回去说100元买的不就对了……

文苑

刊头设计　师明林
本版编辑　杨乾坤

“豆腐块”情结

峻刚

文学圈里的人通常将发表在报纸版面各旯旮角落的小篇幅文章，谓之“豆腐块”。小小的“豆腐块”，虽不举足轻重，然对报纸的整体版式和阅读效果不可或缺。犹如盆景、字画之于偌大的居室，会平添一种风致和优雅氛围；犹如绚丽琳琅的围巾、首饰之于爱美的女人，会倍增一种情调和美的快乐。“豆腐块”拥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鄙人好文，虽属业余，经过几年惨淡经营，终有一些浅陋的篇什散见大小报端，十分贫气而局促不安的、向陌生的看官们倾吐点点期愿滴滴心曲。

如此这般小打小闹，稿费没赚几笔，倒给朋友君们冠以雅号：豆腐坊主。一个舞文弄墨之辈居然一下子转换了经营体制，成了作豆腐生意商贾。幸甚至哉的，是咱家“豆腐块”不贪王谢荣华贵人不弃寻常清贫百姓，谁愿意皆可啖之，从不独入谁家私人的酒囊饭肚。

第一块“豆腐”在报上亮相时，我的狂喜程度定胜足球队员射球入门时的狂喜一筹。手里抓着报纸，在宿舍团团乱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渐渐润湿的目光几乎把仅二十多行的抒情诗读不下去。我当时有一个冲动，想挤进人群，不管他们正干着什么，我会拽住他们告诉他们并高声朗诵。但是，我只把这首诗念给识字不多的母亲。她静静地听着，出神的眼睛眨眨不已。尔后，母亲取过报纸，自己看了起来。那仔细认真的神态，我无法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我知道母亲看不懂，但我更深深的知道她是可以读懂的。儿女的一切文章，母亲都可以看懂读懂，因为她们不用眼睛，而是凭借一颗博大的爱心去阅读、包容每一个字、每一笔画……那天，我伏在被子里，哭了半天。家乡有谚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豆腐块”长不逾千字，然它与诸多长篇幅、大部头的兄长们，同出一辙，同样经过构思、书写、修改和誊抄的工作程序，宛若孕育婴孩一般。小孩可以十月怀胎、一朝呱呱落地，是自然必然的事情。可你的稿子寄邮之后可能泥牛入海占多数，粉墨登场变成散发油墨香的“豆腐块”时不知又是经历多少辛难，过了几关斩了几将的天骄了。为之欣喜、落泪，为之骄傲、无语便成人之常情了。

唐人李绅有粒粒皆辛苦之句，爬格子亦是字字辛苦。试想夜深更静，只灯独亮，伏案抒笔，许多人正游历梦乡的旖旎情境，你身单影只的给脑际云涌的思潮一行一行摆渡，不觉东方既白。手身酸困，眼睛涩疼自不待说，可你还得抖擞精神去上班干本业。每有“豆腐块”，同事们不无羡慕地道贺，自己的心盏里，却别是一般滋味。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与“豆腐块”之间滋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像强烈而有力的粘合剂把心的叩问拧成美好的理想。

干任何事不可意气用事浮躁行事，依据自身的条件和环境，一步一个脚窝地突破自己走向远方。走出“豆腐块”情结是必然的，发展中的时代也不允许你作任何苟且地滞留。大的文章要去写，不过目前还不是时候，与“豆腐块”相偎依的风雨兼程，还有好长的一段历程哩——

也许这篇文章也是一块“豆腐”。但我爱我的“豆腐块”。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办公室7224642 编报部7277708 记者部7224614 专题部7224664 美编室7224654 副刊部7224649 广告部7282196 群工部7224613 财务室7210619 本报社激光照排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